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⑱

叙事纪行卷

（六）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6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4 – 7

Ⅰ.外… Ⅱ.北… Ⅲ.散文 – 文学评论 – 世界 Ⅳ.I1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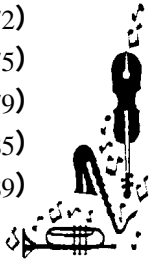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735 号

（配图）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编 著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100089）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184.5 万字
印　　张：117.625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7 – 80176 – 024 – 7
定　　价：324.00 元（全套 20 册）

目　　录

险坡滑雪记……（1）
让死见鬼去吧……（7）
体面的人 ……（13）
早餐 ……（17）
一颗善良的心 ……（21）
危险人物 ……（26）
特迪的礼物 ……（30）
改变一生的邂逅 ……（34）
小丑的眼泪 ……（37）
歌声 ……（43）
青·鸠……（45）
裸泳 ……（47）
动物之爱 ……（50）
生死恋 ……（54）
回顾那遥远的年代 ……（57）
日本最有生气的城市 ……（60）
警笛 ……（65）
文明与野蛮 ……（72）
优点单 ……（75）
爸爸的老师 ……（79）
尼泊尔的啤酒 ……（85）
“伯伯,挺冷吧?”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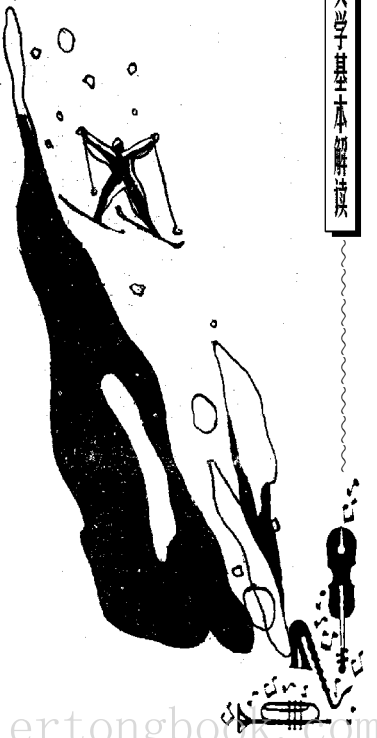


冒险精神 …… (92)
少年哀歌 …… (95)
河 …… (98)
优哉游哉 …… (102)
生活写真 …… (105)
佩尔森与公主 …… (110)
给老师的礼物 …… (116)
拥有百科全书的人 …… (120)
古九谷瓷瓶 …… (124)
小羊寻快乐 …… (127)
结婚礼物 …… (132)
邂逅 …… (136)
第一次炼钢 …… (140)
戴茜和皮那特 …… (144)

险坡滑雪记

●[美] Christ opher Matthews 记录
ToniValeruz 口述

现年 37 岁的汤尼·巴莱鲁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急陡滑雪”健将。他有过 100 多次陡坡滑雪的纪录,滑过令人望而生畏的艾格尔峰,塞维诺峰和白朗峰的东北坡,大贝奈尔山的北坡以及喜及拉雅山的马卡露峰的西坡,1986 年 5 月 1 日,他进行了一次最危险的滑雪壮举:滑下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脉中的萨索隆哥山东北坡,同时,这也说明了人为什么要强迫自己超越一切正常的极限。



闹钟在凌晨一点响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我在黑暗中穿上黑色滑雪装和厚厚的袜子。我的装备已经收拾好放在旅行车里——雪橇、雪杖、皮靴、靴钉、冰斧和一只塞满了其他登山用具的背包。

我向太太丹妮拉吻别。9 岁的瑟莲娜和 5 岁的路易奇则还在隔壁的房间里酣睡。丹妮拉知道约定的步骤。如果我在日落时还没有回家,她就会求援。

我开动汽车,朝着 10 公里外的塞拉山隘进发。当我穿过这个海拔 2240 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山隘,开始驶下满布急弯的窄路向着嘉迪纳谷前进时,黎明仍然只是稍微稀薄的黑暗。虽然我还看不到那座高山,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它矗立在我前面。我很开心。因为这个时刻我已等待了 5 年。

萨索隆哥山是一个岩石构成的庞然大物,形状大体上是楔形,巅峰海拔 3181 米。从塞拉山隘下面几公里的葛拉尔巴高原看过去,东北坡的景象的确令人望而生畏。这座高山在意大利的 6 级攀山分等法中被列为第 6 级,也就是爬山专家能力所及范围的极限。也许在 100 万人之中,只有 1 个人会认真考虑攀登它。可是,我不久即将从它的巅峰上滑下。

我把车停好,穿上皮靴,扛起系着雪橇的背包。我携带的装备约有 20 公斤重。早上 6 点钟我出发前进时,光线只足以让我看见眼前的东西。我像个幽灵似的穿过昏暗的高原,再进入页岩层地带,然后迂回曲折地爬过无数岩石。我选择的路线,将可使我沿着山顶到达巅峰。除非攀上去,否则就不能把下降真正称为“急陡”。

不过,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并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拿高山来说,区别不在于山坡表面,而在于你的头脑和体力。你面前的山壁也许看来平滑如镜,但是总会有个可攀附之点——只要你有足够的体力、经验和勇气去找到它便行。恐惧是最大的缺点。可是我承认我怕得要死。

我开始攀登。起初比较简单,但越接近巅峰,攀登便越感困难。积雪已填塞了所有的裂缝和空隙,以致攀附点很难找到。后来,在离山顶的 100 米处,由于要爬上一条非常狭窄的冲沟,我不得不卸下系着雪橇的背包,然后用绳索把它们吊上去——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我站在一个非常陡峭的岩突上,而靴钉又在不断滑落。

5 年前我首次想到要滑下萨索隆哥山东北坡时,寒颤直透骨

髓。无论你怎样强迫自己,那总是超乎极限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山坡的左边全是一落几百米的峭壁。右边,在粉红带灰的石灰石岩柱之间,有两条状似拉长'S'形的白线,一条位于另一条之上。那是冰雪不顾地心吸力而牢附在那里的两个近乎垂直的峡谷。这两个峡谷非常陡峭,万一失足便必死无疑。

对我来说,那条白线就是一个梦想的开始——一个我已经准备拿生命作赌注使之实现的梦想。为什么?像那些立志要绘一幅杰作或者独自扬帆绕地球一周的人一样,我也想伸展我的天赋,把它伸展到以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支特别的歌曲,而唱出这支歌曲便是人生的真谛。如果抑制你内心的这支曲调,那你就生不如死。死亡固然使我恐惧,但虚度此生则使我更加害怕。

丹妮拉了解我的心情。我想那是她为什么肯嫁给我的原因。她明白,和我一起生活就要接受我所做的事情,而这一点她已完全做到了。她是我的朋友,我的支持者,我的爱人。

我在下午两点钟到达巅峰——那是一堆带有红色斑点的白色石。那天,天空一片深蓝,天气和暖。那表示我雪橇下的雪将会是柔软的。这样,当我滑下去的时候,它便会在岩石上面形成一层软垫。如果是雪粉的话,那我就没有机会了。因为雪粉会滑开,连我也会给一起滑出去。

我拿出背包里的一壶滋补饮品猛喝几口,然后小心检查了我的每一件装备后,便开始滑下一条陡峻得令人惊心动魄的雪沟。我猜想,尽头处一定是个悬崖,因为前面我所能看见的只是一片天空。高耸的岩石在两边把我包围,陡坡狭窄得只够我的雪橇通过。

不久,雪沟逐渐扩大到 5 ~ 10 米宽。这种宽度已使我可以转身。我把身体倾向前面空间,原因是倾身向前是确保能贴住陡坡的唯一办法。接着,我在不到 1 秒钟之内就坠入了一个似乎无穷

无尽的空间。行动已经消除了恐惧。我感到自由奔放，一阵喜悦涌上心头。极度的欢欣使我全身舒展，变成了高山和天空的一部分。这时，思想和行动就像在你突然可以飞行的梦境里一样。不过，我不是做梦，我的确是在飞行。

在这个时刻，如果有任何怀疑或任何犹豫，都会失去那种我能够凭借不足 1 毫米的雪橇边依附山坡的不可思议的微妙平衡。一旦失去平衡，那我就全完了。不过，我可不能死。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末稍和每一个细胞，都在迸发出生命的火花。我从未感觉到生机这样旺盛。

我在特伦多省的阿尔巴迪卡纳塞村长大，兄弟姐妹共 7 人。村庄附近有一棵大树，树上的一根粗枝一直伸展到三四米外的一块巨石，构成一条向下倾斜 5 米的独木桥。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彼此激将走过这座桥。他们人人都走过去了，只有我办不到。我害怕得在那里发呆。

第二天，我独自回到那里，壮胆走过了那座桥。我一向就是那样，对抗自己时我能够取胜，但对抗别人时就僵住了。这就是我这个滑雪竞赛选手失败的原因。我参加意大利国家选手队选拔测验时，表现得与别人一样出色，可是在真正比赛中却一败涂地。

我因病住院期间，反省思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了解到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滑雪选手。如果我想出人头地，就必须试试别的途径。

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隆声，警告我已进入了一个极危险的地带。原来，一场雪崩正冲下包围我的其中一个峡谷。在我面前，所有那些冲沟都已汇成一条单一流槽，而我则必须从它们形成的那个“漏斗”尖嘴上滑下去。如果雪崩把我绊住，它就会将我扫过山嘴。

现在，我离那紧急关头还有 5 米。巨石似的雪团带着像高楼倒塌似的声音，从左边冲进“漏斗”尖嘴。如果我在检查装备时少

花了 10 秒钟,那些雪团就正好把我绊住。

我横滑进入“漏斗”尖嘴,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大难题。雪崩已在流槽中央冲出一条 2 米深、3 米宽的沟。我沿着沟测滑下去时,却遇到一块凸出的巨石挡住去路,而我必须越过它才行。

幸好,沟在这里较为狭窄。我缓缓前进,使我的雪橇尖端几乎碰到另一边。我用雪杖迅速一撑,终于跃过了那块危险的巨石。

哗啦啦!另一场雪崩怒吼着冲下窄沟。我吓得戛然止步。结果,我只是被溅满了一身碎雪,情况并不太坏。

现在回族的余地比较多了,因此我左旋右转,每次降低 1 米左右。经过前几分钟的紧张之后,现在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虽然你可以暂时将恐惧从你的意识中驱除,可是它永远都躲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恐惧心理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极大,因此我们许多人往往甚至不敢去梦想,更不必说采取行动了。我们处处害怕:怕失去职业,怕说实话,怕堕入情网,怕别人,怕自己。我们怕丧失自己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我们的生命,那又有什么是可以丧失的呢?

脱离死亡恐惧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感受到生命的无限珍贵和绝对奇妙。那就是我每次在山坡获得的感受,也是我一再回去的原因。这种感受为我的每个昼夜增添色彩,也使我每次吸入的空气馥郁芬芳。

我正在一个悬崖顶上设法保持平衡,下面 50 米内则空无一物。下去的唯一方法是利用绳索。我将一枚穿绳钉敲进岩石,先缒下雪橇和背包,然后自己才采用坐式缒绳而下。我落在一片 100 米宽的雪地上,从那里可以看见 500 米下的山麓。于是我穿上雪橇,开始滑行。

横越山坡大约 200 米之后,我不得不再度止步——我从来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见过的紧贴着岩壁的庞大雪槽出现在我而前。问题是,它贴得究竟有多紧?如果它在我的身体重压下塌陷,整条雪槽就垮掉,连我也一起带走。

我一开始行动,恐惧也随之消失。我知道积雪将会保持不坠。可是,在那 20 米长的一段路上,每一颗雪粒我都会永远铭记在心。

雪槽终止的地方是另一死巷——一片 15 米高的悬崖。除了再度缒绳做坐式下降外,别无选择。悬崖脚底是犬牙交错的岩石,其间夹杂着一摊摊积雪。这是迄今为止我经过的最陡峭部分——斜度在 60°以上。我把雪橇翘到与地面垂直,以雪橇为支点回旋移动,让地心吸引力拖着我下降,直到我下坡那头的橇边碰到下面的积雪时为止。我重复地滑行和跳旋,把那一摊摊积雪织成像一幅挂毯。

大功即将告成。可是距离山脚 200 米的这段路,却是我的最后考验:这是倾斜约 50°绿色坚厚冰墙。冰是残酷无情的,可这时的我却经受不起最细小的错误和最轻微的迟疑。我决定借助绳索滑下去。

站在山脚仰望这座庞然大物,我不禁自问:"我怎么可能完成这样艰险的工作?"我对于梦想现已成为记忆而感到怅然。不过,将来还有别的梦想,还有别的高山。

已是下午 5 点,该是回家的时候了。我想到我跨进大门之时,孩子们冲上来拥抱我,丹妮拉脸上洋溢着宽慰和快乐的情景。为什么我以前想不到这种景象?他们是我在人生中最热爱的人,胜于崇山峻岭,胜于我追求的梦想。我活着是为了他们。今天,我已把自己的潜力延伸得比以前任何时间更远,而且还在内心中找到了这种无穷无尽的爱。这种爱将使我们今后的生活充满光辉。



让死见鬼去吧

●〔美〕爱丽丝·沃克尔
○叶　青译



“让死见鬼去吧,”我父亲会说,“孩子们需要斯威特先生”!

斯威特先生有糖尿病,离不开酒,喜欢弹吉他。他住在顺着这条路往下走的一个废弃了的棉花种植场里。我哥哥和姐姐们从斯威特先生那儿得益最多,因为他们小时候,斯威特先生命中注定还

能活许多年,可以几次三番地从死亡边缘给唤回来——每当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听到我父亲的声音——“让死见鬼去吧,伙计,”我父亲会说,“孩子们需要斯威特先生!”

他们确实需要他。只等父亲一发话,他们就会挤到床周围,跳到被子上。最小的那个就会亲他那张棕色的满是皱纹的脸,然后开始挠他的痒痒,直到他笑得肚子一起一伏,铁兰草般长而有些散乱的胡须不停地抖动,他的胡须的颜色也跟铁兰草一样。

斯威特先生瘦瘦高高的,一头浓密鬈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眼睛眯眯的有点带蓝,嘴里嚼着烟叶。他自己酿酒,老是喝得烂醉如泥。他对我们所有孩子都很好,而且在我们面前还有点害羞,这在大人中是很难得的。

我们跟斯威特先生玩的时候从来不觉得他已经老了。我们喜欢他的皱纹,为了看起来像他,我们还在自己的眉毛上画上纹路。斯威特先生常常叫我他的公主,而且我也相信我就是他的公主。每当他背着吉他到我们家,我们全家不管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围坐在他身边听他弹琴。他爱弹《甜蜜的乔治娅·布朗》,他有时就这样称呼我,他也爱弹《卡丽冬尼娅》以及所有这一类有时是自己创作的甜蜜、忧伤而动听的歌曲。正是从其中一首歌里我知道他不得已才娶了他现在的妻子,其实他爱的是另一个女子。有时他弹着弹着会哭,那就表明他又要死了。于是我们个个严阵以待,因为我们知道过一会儿我们肯定会派上用场的。

我记忆中第一次参与“弄醒”斯威特先生是在七岁的时候——父母说这之前我就参加了,在我记得的斯威特先生的复苏仪式之前很久我就被选作亲他和挠他痒痒的人了。那是他妻子死了几年以后的某一天,他到我们家来,跟往常一样醉醺醺的。他在我哥哥和我旁边的地上坐下。当时其他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住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开始一面弹吉他,一面哭泣。我抱住他乱蓬蓬的头,心

里只恨自己太小了,希望自己就是他深爱的那个女人而且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他要走的时候,母亲叫我们不要睡得太死,因为天亮前我们很可能要到他家去。果然,上床不久,一个邻居就来敲我们的门对父亲说斯威特先生快断气了,如果在他升天前有什么话对他讲,最好赶紧去。邻居叫过之后,父亲、母亲、哥哥和我就立刻起床穿好衣服,冲出房门赶往斯威特先生家。我们总担心有一天我们可能去得太晚,斯威特先生不愿意再等下去了。

来到他家那简陋的木屋的时候,我们发现前屋里都是邻居和亲戚。有个人在门口迎着我们说,太可怜了,老斯威特先生就要撒手去了。那人叫父母不要把我和哥哥带进‘死人的屋子’,因为我们太小了。可是对于这间死人的屋子我们可比他习惯得多。于是我们二话不说,径直冲了进去。我差不多要哭了,斯威特先生的这些‘死’让我难过极了,而且一想到要让他活过来全靠我和哥哥(他大部分时候都挺差劲的),我就非常紧张。

医生正弯着腰站在床边,他回过头来对我们说,唉,老斯威特先生不行了,最好别让孩子们看到他这副死不瞑目的样子(我不知道‘死不瞑目’是什么意思,可不管它指什么,斯威特先生才不会那样哩!)。这种话我们家听了不下十次了,父亲有点不客气地把医生推开,一边像以往那样大声说给斯威特先生听:“让死见鬼去吧,伙计,孩子们需要斯威特先生!”一听到这句话,我就一跃上床,然后一个劲地亲他。

把他弄醒是我的绝活,一看到他拼命睁眼睛,我就知道他会好起来,而我的工作也一定会以胜利而告终。看到他睁开眼,开始微笑,我就知道我赢了。有一次,他怎么也睁不开眼睛,我吓坏了,后来才知道他因为中风,一边的脸僵了,动不了。他开始微笑的时候,我可以死命挠他,这样他肯定会控制不住大笑起来。不过有一

次他剧烈地咳嗽,差点把我从他肚子上甩下来,因为那时我只有一点点大,差不多是个婴儿,我的浓密的头发弄到他的鼻子里去了。

我们觉得他可以听我们讲话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躺在床上,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我们可不可以玩玩他的吉他。他的吉他多半是斜靠在床上的。听到这些话,他的眼泪就会冒出来,有时他还会大声哭,不过我们从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知道我们爱他,还知道有时候我们也会莫名其妙地哭。父母这时就会离开屋子,只留下我们三个。斯威特先生靠在几个枕头上,我呢,就坐在或是躺在他的肩膀或是胸口上,即使他感觉呼吸困难,也不会叫我下来。看着我的眼睛,他会摇动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并用扎人的手指抚摩我前额的发际。

哥哥一点也不会吃醋,他由着我去‘弄醒’他——我出生前他已经干了很多年了,所以很高兴有人接替他。我和斯威特先生讲话的时候,他会假装弹吉他,实际上是假装成小斯威特先生,而斯威特先生总是很高兴有人想模仿他——当然我们那时并不知道,我们只不过是随心所欲,只要他喜欢的事,我们就去做。我们非常害怕某一天他会突然走掉,离开我们。

我们从未意识到我们在做着不同寻常的事情 ;我们还不知道如果死神真的降临,谁也阻挡不了。经过这么多次的胜利,我们什么也没想,只不过对那些似乎轻而易举就让死神带走的人有点嗤之以鼻。我们没有意识到,如果奄奄一息的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我们并没有能力把他救过来,斯威特先生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施展起死回生本领的人。

斯威特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我在离家数英里的一所大学里念书。每次回家我都去看他,因为再没有看到过他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开始觉得自己对于他的健康和安宁的焦虑是多余的。那时候,他有长长的、飘飘的、雪白的山羊胡。我喜欢这些胡须,常常花

几个钟头梳理它们,还把它们辫起来。他还是喝很多酒,显得平静、虚弱、温和。他仍在弹他那把钢制的老吉他,依然是那种忧伤、甜蜜、淳朴、怀旧的老调。

斯威特先生九十大寿的时候,我在麻省快要取得博士学位了,正准备回家休息几个星期。那天早上接到电报,说是斯威特先生又不行了,问我能否放下手头的事情赶紧回家。我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机场。四个小时不到,我已经疾行在通向斯威特先生家的那条路上了。

斯威特先生的房子比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更破旧了,到处都长着黄玫瑰,那是我们家许多年前种的。那里的空气沉重、甜蜜而宁静。走进大门踏上摇晃的梯子,我忽然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但当我见到我如此钟爱的长长的飘飘的白胡须,以及盖在那床熟悉的被子下面的瘦弱的身躯时,这种陌生感旋即消失了。斯威特先生!

他双眼紧闭,两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那双手干瘦而柔弱,再也不显得粗糙扎人了。我望了望父母亲,惊奇地发现他们也是那么衰老和虚弱。父亲头发已经灰白,他倾身注视着静静地躺在床上的老人,老人身上仍然散发出酒和烟叶的气味。就像从前许多次一样,父亲说道:"让死见鬼去吧,伙计!我女儿来看斯威特先生了!"

我弯下腰,轻轻抚摩那双紧闭的眼睛,斯威特先生慢慢睁开眼,他那紧闭的、还沾着酒的嘴唇搐动了一下,然后张开,投给我一个温暖的、有点难为情的微笑。看见并认出我以后,斯威特先生的眼睛有一刻显得活泼而且闪闪发光。我把头枕在他身旁的枕头上,我们久久地互相注视着。然后他开始用干瘦光滑的手指摸我那与众不同的发际。当他的手指在我的耳朵上方停下来的时候,我闭上眼睛(小时候他常常为发现我耳朵里的脏东西而兴高采烈)。他的手托住我的脸颊一动不动。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

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

即使是在二十四岁的年龄，我也无法相信这一次我失败了。斯威特先生真的走了吗？从前他可从没有这样过。但当我抬起头时，分明看见父母亲正强忍住泪水。他们是多么爱他啊。他就像一件珍贵的、精致的瓷器，一直保护得很好没有碎，但终于还是摔下来了。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张苍老的脸，满是皱纹的额头，红色的嘴唇，朝我伸出的双手。过了一会儿，我感觉父亲把一件凉凉的东西塞到我的手里，那是斯威特先生的吉他。他几个月前就叫人把它交给我，他早知道下次即使我赶回来，他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活过来，他不想让我觉得一无所获。

哦，这把老吉他！我拨动着琴弦，轻轻地哼唱《甜蜜的乔治娅·布朗》，斯威特先生的魔力还留在那凉凉的钢盒里。透过窗户，我可以嗅到娇嫩的黄玫瑰的幽香。那个躺在高高的老式床上，身上盖着被子，白髯飘飘的男人，他是我的初恋。



体面的人

●〔美〕P·E·尼科德特
○黎　　宇译



在一条光线暗淡的过道上，海曼检视自己刚刚拾到的钱包。只见里面装着面值 20 和 100 美元的钞票，总共一万美元！没有钱包主人的名片，没有任何信件或便条。总之，看不到任何表示失主身份的线索。

海曼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么做，不管你发现丢钱人的名片与否。因为每个警察局都有一个失物招领处。

但是，一个钟头以前，海曼刚刚从银行里取出他的全部存款，那是他失业之前积攒的，一共是 167 美元 30 美分。除了这笔钱他就一无所有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